



法藏碎金錄卷第二

光祿大夫太子少傅上柱國澶淵晁迥

一念照了一念之菩提也一念宴息一念之涅槃也
吾心日夕趣向依止欲念念常然故或默或語而匪
疾匪徐夫如是雖曰微細善緣儻積習純熟何憂失
途淪墜哉

深根固蒂長生久視道家保身之要也生滅滅已寂
滅爲樂釋氏清心之要也上智明了可以足用

吾老矣而能生一智執一志何謂也外順世間法無
固無必以此爲無所礙之智內學出世間法有初有

終以此爲不可奪之志志與智交相濟久而彌堅吾之道其殆庶幾乎

開示悟入大事之因緣也由乎師觀練薰修大事之功用也由乎已若止務空言則必貽後悔

摩訶止觀有語云躡躡而入玄聖蘊廬有語云溶溶而進人多閑好禪談罕見實知妙用

天台教止觀二法法華經悟入兩字入字最後濟覺之力也予自得此精意不能剖析而言

有客謂予曰嘗觀吾子落筆成言不求功名不求富貴奚獨如此蒙竊或馬予對曰夫拜將拜相處世之

榮名學僊學禪出塵之妙事各從所好復何疑哉

予引古佛名號人多笑其迦談因思以理和會之也莊子云至德之人無聲之中獨聞和焉豈非觀音佛之法門乎又云宇泰定者發乎天光豈非定光佛之名相乎予於二者覺有至微朕兆苟或膠固致詰予當默然而已

予嘗歷覽釋教經論所說有二生滅一寂滅若具引本書卽文繁隔越難爲直指予今節略裁成俾人易曉二生滅者其一是分段生滅卽今一切衆生相續有情是也其一是變易生滅卽所謂阿羅漢菩提薩

墮隨意生身出沒自由是也一寂滅者謂如來覺利
自他兼濟功畢入于圓寂不復生滅是也

古人有言爲善最樂吾亦有言學禪最樂此理大同
而小異自淺而及深者也爲善世間法學禪出世間
法知者自知說則難說

予老矣人多見稱言其面色紅潤神氣清健此以發
外而可知也而不知予入道深密抗心高遠此以積
中而不知也

予覽羅什答慧遠書加之一偈其首云旣已捨染樂
心得善攝否若得不馳散深入實相否予愛此語但
能深入實相安住妙境何假參禪問法耶

高僧傳云晉司徒王謐致書於廬山慧遠有語自陳
曰年始四十衰同耳順遠答書曰古人不愛尺璧而
重寸陰觀其所存似不在長年檀越乘佛理以御心
復何羨於遐齡耶予因思之壽長不及於道勝況諸
悠悠之事豈勝於道乎

釋道常

此字本是風雷卦名予避廟諱權改

秦姚興敦逼欲奪其法服

令居翼贊之任固辭得免乃歎曰古人有言曰益我
貨者損我神生我名者殺我身於是竄形巖壑畢命
幽數蔬食味禪緬迹人外予因思向子平云富不如

貧貴不如賤死相類乎

顧此法但能識心達本無微細之疑忘情契理到純熟之地其道成矣安用繁云

塊處清閒自誨曰迹務退藏避虛名之爲累心勿馳散入實相以增深善緣既獲冥符餘景豈空空過古人輕尺璧重寸陰良有以也

浮雲或聚或散豈礙太虛之清曠浮漚或成或破豈損寒潭之湛淨浮想或起或滅豈壞真心之靈照念念不息人皆有之勿以其然遂虧進道

予以決志辭榮閒居佚老躋仁壽之域樂育無疆闕

衆妙之門勝進不退翛然自得何必求之

身如翔鴻不可籠心如蓮華不著水身心所樂已出世間何況純修別有妙處

晉書隱逸傳云嵇康從孫登游三年問其所圖終不答康每歎息將別謂曰先生竟無言乎登乃曰子識火乎火生而有光不用其光而果在於用光人生而有才不用其才而果在於用才故用光在乎得薪所以保其耀用才在乎識真所以全其年今子才多識寡難乎免於今之世矣子無求乎康不能用果遭非命乃作幽憤詩曰昔慚柳下今愧孫登予詳識真二

字愛之重之以爲明括保身之法也賢達詣道之見
也有智之士可不務乎

莊老之書理有明據嗜欲深而天機淺道德高而下
士笑真隱寡偶自古而然塊處逍遙亦足爲樂

今有文士曰莊子曰碎金多采先生之語以資應用
章句耳予亦耽味其書求理綴文以爲助道之品入
此法藏碎金錄中名同而實異者也

又晉隱逸傳云董京字威輦至洛陽行吟常宿白社
中時乞於市得殘碎繒絮結以自覆全帛佳縣則不
肯受或見推排罵辱曾無怒色孫楚貽書勸仕京不

從荅以古詩其末有句云萬物皆賤惟人爲貴動以
九州爲狹靜以園堵爲大予詳最後二句明知足常
足鵬鷗逍遙之意也又詳其少欲忍辱涉于梵行得
非高僧高士倫類相參而流轉乎

范喬字伯孫稟德真粹立操高潔以父粲有疾侍養
衡門至于白首凡一舉孝廉八薦公府再舉清白異
行又舉寒素一無所就予覽此愛之重之古人純孝
高節有如此者與夫名實相違者異矣

譙秀字元彥巴西人也祖周以儒學著稱顯名蜀朝
秀少而靜默不交於世知天下將亂預絕人事雖內

外宗親不與相見郡察孝廉州舉秀才皆不就遇亂
避難宗族依憑之者以百數秀年出八十衆人欲代
之負擔秀曰各有老弱當先管護吾氣力猶足自堪
豈以垂朽之年累諸君也年九十餘卒予讀秀傳美
其有清節有先見推分克己無所干擾而獲康強壽
考乃福報之使然乎

莊子云大浸稽天而不溺大旱金石流土山焦而不
熱注云無往而不安則所在皆適死生無變於已況
溺熱之間哉故至人之不嬰乎禍難非避之也推理
直前而自然與吉會又晉書隱逸辛謐傳云賢人君

子雖居廟堂之上無異於山林之中斯窮理盡性之
妙豈有識之者耶是故不嬰於禍難者非爲避之但
真心至趣而與吉會耳予以二書意同乃合而書之
索襲字偉祖敦煌人也虛靖好學不應州郡之命舉
孝廉賢良方正皆以疾辭敦煌太守陰澹竒而造焉
經日忘返澹曰世人之所有餘者富貴也目之所好
者五色也耳之所玩者五音也而先生棄衆人之所
收收衆人之所棄味無味於恍惚之際兼重玄於衆
妙之內宅不彌畝而志忽九州形居塵俗而棲心天
外因詳陰澹之言予以爲古之賢人君子道德內充

而自得者其實沛然滿足不可以常情擬議也
張忠字巨和中山人也永嘉之亂隱于泰山恬靖寡
欲清虛服氣餐芝餌石修道養之法以至道虛無爲
宗其教以形不以言弟子受業觀形而退年在期頤
視聽無爽于味先生所授之道有似禪師密傳心印
者也又以爲室嗜慾之源居清曠之域壽長神王固
當然歟

宋纖字令文少有遠操沈清不與世交隱居于酒泉
南山不應州郡辟命酒泉太守馬岌具威儀鳴鐃鼓
造焉纖拒而不見岌歎曰名可聞而身不可見德可

仰而形不可覩先生人中之龍也年八十篤學不倦
後張祚遣使者備禮徵爲太子友尋遷太子太傅頃
之上疏曰臣受生方外心慕太古生不喜存死不悲
歎素有遺屬屬諸知識在山投山臨水投水處澤露
形勿告我家今當命終乞如素願遂不食而卒年八
十二謚曰玄虛先生予詳達人大觀形骸爲外物族
類爲妄緣不以形累性不以族嬰情與夫大禪師臨
終勿塔勿悲之言何異之有

郭瑀字元瑜敦煌人也少有超俗之操精通經義雅
辯談論多才藝善屬文隱于臨松薤谷鑿石窟而居

服柏實以輕身張天錫遣使者孟公明持節以蒲輪
玄纁備禮徵之遺瑀書曰先生潛光九臬懷真獨遠
心與至境冥符志與四時消息豈知蒼生倒懸四海
待拯者乎孔聖車不停軌墨子駕不俟旦皆以黔首
之禍不可以不救先生懷濟世之才故遣使者虛左
披綏鶴企先生乃眷下國公明至山瑀指翔鴻以示
之曰此鳥也安可籠哉遂深逃絕迹予讀瑀傳愛張
天錫遺瑀書云心與至境冥符此一句入道之門也
祁嘉字孔賓酒泉人也少清貧好學年二十餘夜牕
中有聲呼曰祁孔賓祁孔賓隱去來隱去來修飾人

間事甚苦不可諧所得未毛銖所喪如山岬旦而逃
去西至敦煌依學官誦書遂博通經傳精究大義西
遊海渚教授門生百餘人張重華徵爲儒林祭酒天
錫謂爲先生而不名之竟以壽終予讀祁嘉傳異其
牕中呼者蓋神人也所言得喪利害之殊堪爲鑒誠
耳吾今逼六耄之年已老之身舉止輕健不爲惡欲
之所敗已老之心觀照明了不爲邪見之所昧必因
宿習何憂後緣此真實語非增上慢

晉書謝鯤傳中多說鯤規諫王敦之事是時朝望被
害皆爲其憂而鯤推理安常時進正言而敦不能用

予讀銀傳愛此推理安常凡四字蔚爲心要夫自古及今有無數之人無數之情無數之事是非曲直得夫利害憂患苦樂種種不同理之常而大者也若以道斷但推而安之都爲夢幻如觀羣動終歸乎空不用鼓發於言下留滯於會中此乃無礙法門之最也予嘗爲安順大常略論意亦如此今重言之也出世大聖人具有一切智能行一切行不住一切相此是佛功德以世間法如何擬議

夫齋戒沐浴清淨身之法也滌除疏淪清淨心之法也必若識真拔俗退居進道之士可用此外內二清淨潔其身心以爲資助爾

顧此法自悟自得契真不殊可目之曰同文印覺他利他照闇相繼可目之曰無盡燈在上上之智謹授受之理不可輕也

我自立一科法言欲得已心至空至明以爲體善利萬物不求其報以爲用亦不分屬名家

論語云子張問行子曰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言不忠信行不篤敬雖州里行乎哉子張書諸紳予因思內典教中有語云衆生無邊誓願度煩惱無邊誓願斷法門無盡誓願學無上佛道誓願成如

此言包豈止書紳銘肌鏤骨可也

解脫門三親切方便而出纏縛良以次第相成也涅槃路一直截坦蕩而歸寂滅不由歧徑致迂也我如是言人謂我何

予詳教中所說之意謂小乘著空是心住於相而起其障蓋言空之爲法執亦成礙而況外道之學別作異可種種邪妄其爲病也可知矣

自願晚年信道彌篤南華經髓游逍遙之墟西聖書心泛寂滅之海盡攝大千沙界無帶芥於曾中深入不二法門非剖析於言下所好如此誰爲同人

法華經云諸佛世尊唯以一大事因緣故出現於世其下陳列欲令衆生開示悟入佛之知見予嘗率意立言云開示由乎師悟入由乎己其後因覽唐李繁著書十六篇名曰玄聖遠廬內有心宗第十一不動第十二夢覺第十三聞思第十四有說云經言開示悟入而不說開示悟入之方因著此四篇開心宗之性示不動之體悟夢覺之真入聞思之寂予詳四篇所述咸有妙旨就中悟夢覺之真入聞思之寂暗合予卽今朝夕趣向事理親切由是忻然自得以爲天獎冥符爾不復一一具載之也

白樂天有自詠詩云鬪閒僧尚閑較瘦鶴猶肥予因
自思抑亦如此仍敘餘意可資清談爰自引年挂冠
攝生修道居深迹晦絕無汎交行健聽聰覺有所得
乃復爲兩句以擬前詩云介居僧尚雜警聽鶴猶聾
初讀老莊之書入大觀之理見世間夢幻蕩曾中禁
芥後讀釋梵之書得上乘之法啓我明徹之智無窮
而不昧銳我堅利之志無窮而不壞根力次第有如
此者

法止一乘日常二省幻身虛假雖悟有涯之生本覺
空明未歸無念之體然於淨信不怠真修

文殊表信解之智普賢明周徧之德合而爲一是謂
毗盧遮那華嚴名曰三聖圓融觀信妙矣哉

予覺晚年益甘道味酷好合華隱耀收視反聽優游
何有之鄉放曠自得之馮從造物者爲師友而世間
幻累其如予何宜乎三徑就荒一室不掃凝塵滿席
其心湛然

圓覺經義有云從本起不爲出攝靈爲入又云迷之
則出悟之則予因知悟入二字理合相連又知既能
覺悟而乃攝其妄念入于無念斯爲法要而況聞中
靈應助發道緣豈非天瑞真符資其宿習俾我策勵

河法喜之深乎

夫恬愉相資成長久之道喜怒不節傷陰陽之和顧已暮年尤宜知明而力勝也

予覽二教之書有所愜當而能唯變所適推而廣之釋氏經旨予愛其見空而度苦厄一見其空則一一皆空矣自然目之所及見其無全物無全事無不是空何能障礙于目哉老子經旨予愛其知常而益明了一見其常則一一皆常矣自然心之所及知其天時之慘舒晦明人身之災福苦樂世故之順逆成敗無不是常何能刺鯁于心哉二者對治可以足用

身心之法舉要而言一真是本名之爲道萬緣是末名之爲累不可棄本逐末以累妨道如此達觀謂之初學

人之學禪率多隨其影和其響效爲語立爲文予之學禪無不貫于心達于生發以智濟以力其理如此何必繁云

有道友嘗說考驗修行功課之法今置黑白二碁子每有一善念投一白子入於一器中每有一惡念投一黑子別入一器中至夜比較其數卽知善惡之念增減多少矣竊謂此法太迂闊誰能細碎致煩予

又自思但性急耳除有觸境小忿未能頓除外且無
故心造惡之念不當如斯拘執筭數也唯知務在靜
勝於動最爲要切宜於日夕四威儀中不計情境如
何隨分量力常習靜念而已不可廢也
莊子所說有以死生爲小變我與變俱而無失爲大
常此則深契佛書所明理性真常之道夫如是則知
身外悠悠愈不足以介意也昭然矣

莊子云百里奚爵祿不入於心故飯牛而牛肥使秦
穆公忘其賤與之政也有虞氏死生不入於心故足
以動人吾因思之若或卽今有人二者不入於心吾
當推而尊之曰至人真人道人也

予省已方期耄及似覺智生切欲內習絕倫離人而
獨立外順晦迹虛緣而葆真確乎彌堅怡然自得

勸有言曰志意修則驕富貴道義重則輕王公予謂
此世間法也予別作一句語云達觀深則遺情累內
習至則還天真此出世照法也

中乘之人能觀根本十二緣轉爲生死輪不煩更述
予今又觀枝末三緣結爲煩惱網謂身緣家緣世緣
是也續說三者該括盡矣此緣此理古今大常旣知
大常足以消遣

昔老聃於新沐之餘凝然遊心於物之初且云不能知不能言我亦於新寤之餘凝然遊心於聞之初亦不能知不能言引類而書以明殊勝

佛書云須菩提解空第一予以觀空之智亦得少分然而不入斷滅又知有一空如來藏也

一切凡夫終日念念致五欲樂具不知萬中有一真大丈夫迴向一乘妙法如此勝事與誰交談

楞嚴經云情想均等不飛不墜生於人間想明斯聰情幽斯鈍竊詳此語信不虛矣予今年近八旬而覺耳聰心爽每於清宵靜臥虛白堂中或聞左右前後

兒孫列字言音所及辨其誰何故有效白體詩云介居僧尚雜警聽鶴猶聾之句是知想明斯聰予得萬一因思貫休之詩有以楞嚴爲禪髓樂天之詩有以壇經爲佛心凡此類例子最稱美

予觀世界倫類都是衆多幻化因緣生滅假合而成其中情氣各各微細分別遂有紛擾無窮之事新陳相續隨時運任造化古今常然無如之何然而到了虛妄唯有一種妙說目曰一真法界非但少有到者抑亦少有知之予愛如此而言曲盡其理

莊子雜篇有二長生安體樂意之道予愛此語因而

簡省聯貫目之曰長安樂之法竊謂此三者無賢不肖皆愛之雖愛之之心同而致之之道異所以利害相友矣予若形于文言則淺近而犯時忌人能自以意取則深遠而得天機今故不復具陳智者諍可也○予自謂心遊瓌璋之書所以慕高遠目想清曠之域所以遺繁華於道雖非大成於理亦爲小善

道集虛吾所信仁者靜言所師無聲之聲聲成文非因叩寂無學之學學日益止務棲真不作聖心安住妙境有如此者謂之何哉

唐圭峰密禪師有指示學人最後安心方便之法先

有敘述之言云諸修行人但將不認不隨之智照於身心自然覺疾病時痛惱時或暫安樂時侍者乖意時喜事適情時所有種種念慮千般萬類皆如幻化影像皆是他緣靈靈一心如鏡之明未曾不照斯爲真我我既本無病健無死生誰能勞神而憂他妄緣乎已曾千萬億劫妄憂之竟何所益非惟無益仍展轉招於妄苦今但自保靈明免遭妄執所繫卽捨此身趣後身時無所慮也云云予詳密公之言雖僧俗不同而緣累一也乃至族之蕃衍因而緣亦增多固當如是但依此教誠以覺智斷之慎勿一向憂撓若能

如此便是得親切法門也

觀諸文字之中有使棲心棲神棲真棲禪大約祇是檢情攝念之意有如鳥之棲宿不飛不動是也予以爲明正學人但於一切時中隨分止息思慮凝然冥寂而已復何疑焉

列子所說周之尹氏大治產心營世事慮鍾家業資財有餘心形俱疲夜則昏憊而寐夢爲人撲趨走作役而尹氏之趨役者晨昏弗息有老役夫筋力竭矣而使之彌勤夜亦昏憊孰寐夢爲國君其樂無比此章立理大約齊物以明覺夢不異苦樂各適一方未

足分勝負予於此外別得新意以爲尹氏家雖富盛心有營運之勞故有夢中之苦役夫身雖貧賤而心無營運之勞故有夢中之樂若復有人晝無役夫之勞苦夜無尹氏之勞苦其享福也何如哉予又獨斷以爲勞心之苦甚於勞身之苦也如荷分勝負

五鼓夢迴緣念未起靈響清徹聞和達聰凝聽靜專頗資禪悅安住妙境何勝如之

阿育王經云優波笈多宿世爲獼猴學緣覺坐禪證阿羅漢果又玄聖蘊廬心法篇云東都有人養鸚鵡以其慧甚而施於僧僧教之能念經往往架上不言

不動問其故對云身心俱不動為求無上道及其死
焚之有舍利洛人為之作塔予詳二者得道皆自晏
寂中入夫如是則華嚴經云心佛及衆生是三無差
別信不虛語矣唯人為動物之貴者苟不知此道乃
猿鳥之不若也知之者安可自輕棄乎

晉劉毅對武帝之言比帝為漢之桓靈尤為不遜晉
武能笑而容之此事有人君之量情之所難也因思
為人臣者勿受惡言於理差易而不自抑制於理可
乎受人凌辱畏其勢而忍之者不足為忍無可畏之
勢而能忍之者真為忍也

教中說煩惱即菩提予嘗比方而可曉夫人之為惡
一變成善譬如盜賊亦有勸諭感悟翻然改圖便為
良民者即盜賊本良民也煩惱即菩提固當無二
無益之言自戒勿發無益之事自戒勿思

世間法以讓為德然亦有不可讓者故儒書有云君
子不爭必也射乎又曰當仁不讓於師出世間法尤
不可讓古德有偈云十方世界諸有情念念以證善
逝果彼既丈夫我亦爾何得自輕而退屈

談者曰蠅能緣物不能緣火若能緣火與火為一人
能緣事不能緣道若能緣道與道為一

聞人談論但且虛受悅服慎勿鋒起求勝詳究取捨
在我而已

老子曰不爭而善勝予欲加此而行非止不爭亦不
取其善勝之勝

有故人嘗說人自無始以來情性相合欲遣其情有
如親戚之人同居已久相別之際戀戀難去予以爲
世間法貴乎情日厚出世間法貴乎情日薄然聖人
忘情者非木石之無情也無偏愛之仁耳故有緣之
慈以親親而慈其慈小無緣之慈不以親親而慈其
慈大

予嘗自立兩句語云欲可從于人不可從于物上句
取儒書以欲從人則可以人從欲鮮濟之義是屈已
以濟事也下句取佛書若能轉物卽同如來之義是
不令真隨妄轉也

予自說云因言會意謂之悟道忘情詣理謂之修道
至寂洞照謂之得道

易遯卦☶上九肥遯無不利肥有饒裕之義也以其
無應於內故曰肥遯予人以人心比之若有人其心
既靜而能無應於外亦可謂之肥靜矣內心外迹厥
理何殊

孔子曰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予擬之別立句克情復性衆妙歸本焉

予自立言云神氣相守道家存心息相依禪功造微其理一揆吾能貫之

竊爲口訣二句云須有智斷方修止觀因自解云有智照了乃能決定信有斷猛利乃能決定行

諦觀無明如醉醉人起諸惡展轉爲過咎以禍敗無明生衆支展轉爲因緣以至老死

佛書云寂滅者名爲一心謂無念也自一起念則爲二矣予因獨斷人二心爲念字似得此理

佛書云本覺曰如心住曰如不變易曰如予因觸類演之曰性與理合曰如物我混一曰如

予謂小乘初學者也大乘功成者也故釋迦佛云我念過去諸佛方便之皆以小乘引誘然後令入究竟

一乘是也予又謂亦如世間法童蒙與老成之學力量次第不同矣

覺了一切法如幻化者如悟杯巾蛇影豁然而疾愈知其疾妄想結成也

唐陸象先嘗謂人曰天下本無事祇是庸人擾之始爲繁耳予又以爲心間本無事率由妄念擾之以爲

煩耳

入道之門須用止觀二法何以故夫理障礙正知見事障續諸生死非大觀之法安能除理障非大止之法安能除事障

楞嚴經有云非因緣非自然予常疑其兩無所歸一日忽自悟夫因緣者虛妄假合凡夫世間法也自然者撥無因果外道不了義也唯出世了義不墮二邊耳亦可自謂得無師智也

老子云不見可欲使心不亂此小乘之力也若見可欲而心亦不亂此大乘之力也亦如牛頭山慧融禪

師云有二種用心一者不見一切物得空唯見於空不見一切物二者一切物得空了了見一切有不住於有了了見一切空不住於空是也

昔晉王濟有馬癖和嶠有錢癖杜預有左傳癖予亦有耽味禪悅遺忘機心之癖

習偽智矯性徇時損天真取世資考其得失至人弗爲也

有客謂予曰欲求妙道從何門入予因決澤徑直而荅曰當須悟人法二空斷事理二障學止觀二法去沈掉二病四者純熟有進無退勿問符應久而自

知此法簡要親切而言之也

學法之人有聞談道而豁然頓悟者亦是宿世修習之功而不自知也譬如學世間六早曾經諷誦歲深遺忘或有舉其端緒復能記之又如久別之人相逢不識彼若話及姓字此乃忽爾悟焉亦猶是也

世間博聞強記洪筆麗藻之士視其暴威武而不識姓名點畫者何如哉達人大觀窮理盡性視其體然不知者亦類於此

禮以檢其迹樂以和其心予又別得無體之禮檢攝之至者南華莊真人所著書中述其心齋是也無聲

之樂和暢之妙者襄陽龐居士所集詩中述其智樂

是也

此樂音答

人多止好神僊之事而不知禪功造極者合至神之神爲僊中之僊也

抱朴子曰辭千金之重聘忽卿相之貴位者無所修爲猶尚如此況加以知神僊之道必不肯役身於世矣予以爲脫落世網致禪功之深妙者比諸神僊又增殊勝也

外身出纏小自在內身出纏太自在如如不動寂爲體了了常知照爲用

智者知也深知其理勿復悞爲行者行也力行其道
勿復虛過

楞伽阿跋多羅寶經云緣自身近相遠離言說文字
虛妄趣無漏界自覺地光明輝發是名宗通此一
科合論語云古之學者爲己又經云說種種教法以
巧方便隨順衆生令得度脫是謂說通此一科又合
論語云今之學者爲人於其本教又合自覺覺他自
利利他

脫世網避畏途簡妄緣甘靜居小寂滅之樂也塵事
無所拘勞慮悉已除心如太虛清遠恬愉大寂滅之

樂也但趣此境何必廣求異論哉

詳佛法所明之理有二殊勝與凡情對皆有以親爲
疎謂五蘊皆空形相是外物此智之深者也有以疎
爲親謂一切衆生皆如己子此仁之大者也此智與
仁何如哉苟有敏識不當輕議

予以不貪之故獲善利者三不涉畏途不履危機一
也量入自足身閒氣和資養生之道二也習靜悟空
深知理性之法三也

二姓之親因媒而成親成而留媒不遣媒反爲擾一
真之道因智而合道合而留智不遣智反爲礙

古德云有所知者有所不知無所知者無所不知予嘗設喻以明此理上八字有似夜有其燭燭不及而有所不見下八字有似晝無其燭不用而無所不見○形質全具人之外美繫乎六耳目手足是也行實全具人之內美繫乎人道德仁義是也其外幸而全具不能內修以相稱誠堪自惜誠堪自責且夫外不全具無如之何內不全具可以修補而鮮克能然堪惜堪責豈虛語哉

世人但見有之有不見有之空如此者無數或見有之空不見空之有如此者甚多既見有之空又見空之有如此者甚少若能空有並見智行相資脗合深入謂之得道

名器權利虛中之虛壽康給足虛中之實詳擇所急馴致天倪踰量躁之道家深忌

心者身之本也心不生滅則身不生滅定矣故荷澤法門有語云雖備修萬行唯以無念爲宗無念卽無生之法也千經萬論但廣敷揚法之根源止在無念念增緣起乃入輪迴

古人云鸞雀馬知鴻鵠之志此於世間法中志之大者也予因擬之別有語云醯雞焉口云龍之志此出

世間法中志之大者也

人物志云晉楚帶劍遞相詭反注云台晉視楚則笑其右自楚視晉則笑其左因思好道德者避權利之地修安樂之行無傍觀之榮免切身之苦好富貴者大笑之好富貴者據權利之地失安樂之行得傍觀之榮被切身之苦好道德者亦竊笑之與帶劍相笑其事雖殊其理相類

予好推求妙理念念增新落筆成文編綴未已有如心府之內衆寶莊嚴又如百鍊之金轉加明淨以此自慰不亦然乎

萬事貴乎得中夫日過午則晷月過盈則虧物過盛則衰器過滿則溢必然之理也世人升高位積羨財不務得中貪極致禍者多矣宜乎自戒之也唯有學道之志貫微臻極精修密詣使太過此則無妨

世間法不失其正者究竟猶虛若更邪僞紛擾此又虛中之虛也不知至真至妙之理枉用其心與物化滅者但可嗟憫而已何足貴乎

妙法功行勿憚難成譬如瓦礫取珠玉難求自然之理也若不登山涉海安得此寶莫同瓦礫輕視之

耳得之

六利甚博

後漢書 叔達荷甑墮地不顧曰去郭林宗見而問之荅曰甑已破矣顧之何益林宗異之勸令學業果著其名予謂斯人明理而不者也爲事敏達稱其名焉以此推之人有所失當以既往不咎勿復介懷若更追思不已亦猶顧惜破甑何所益乎

佛教說因果道教說自然說因果則有懲勸說自然則無懲勸夫萬事若皆謂自然撥無因果則陷人於不脩而虛生浪死多入惡趣之中也殊不知於其自然亦有因果試舉一端以明之耳人有樹藝之功則有采收之利自然之理也樹藝者豈非因乎采收者

豈非果乎

人有未壯之子而爲薄徒所誘習以成非罹于深刑者多矣咤幼敏而殊常者乃能不近薄徒人有可欲之心而爲塵境所誘習以成迷墮于惡趣者亦多矣唯夙悟而殊常者乃能不逐塵境配而設喻殆相類○予欲自規并勸學道之人修四常行謂常不障常不礙常不動常不退上二行在乎智明而量大也次二行在乎志堅而力勝

昔向子平所言富不如貧貴不如賤予又知顯不如隱蓋道家之旨老聃大聖人氏止謂之隱

君子也。一者亦有竊吹濫巾之。二至聲華希寵利
而已若能名迹俱隱乃為真隱古人有詩云始知真
隱者不必在山林又有云禪門我處隱心月在中
峰葛洪井又出處一貫為通隱古人有詩云禪門有
通隱喧寂共忘機如此之類是也

凡一百二十六章

法藏碎金錄卷第二

